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同 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

辨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故舜於父

母只是一箇愛慕任他覺過如何變只是要順乎親

之心而已更用那義字不着至於兄弟之間亦必以

愛父母者愛之無所不至然其間處置得宜便少不

得歸到天孫以人心為生言聖賢出處雖有不同總

以遊義

為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一

近譬堂藏板

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昊天號泣于

昊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

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

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

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頂

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林

次崖曰怨慕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

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乎親也方

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常用及既得乎親之

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

曰慕異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



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辨按或說慕而不得則怨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反覆相因愚謂不然處人倫之常只有一箇愛慕而已並連思慕思字亦下不得既遭人倫之變則已是不得乎親纔不得乎親早是怨在先惟怨已是不平親而致其必欲得親之心須用思始得故集註不曰愛慕而曰思慕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慕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番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惟順於父母可其解憂只是一日不全其慕一日不釋此怨未節因該得親後說故只下慕字新安說大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二 近譬堂藏板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精義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

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愬然無愁也○蔡虛齋曰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日久惟思惟其所以得罪於親之故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本註自責字即怨也○林次崖曰供為子職而已矣此段意言在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不能若是愬然不介懷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此其怨慕之意也此說與蒙引異

辨樹蒙引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連我竭力耕田一氣讀於文氣欠順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此正見不得乎親則不能愬然無愁安得不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乎親此句且畧斷下四句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氣讀正其不能若是愬處用我字提起可見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却不道子職中有何虧欠處而致父母之不我愛也而已矣
稍頓重便是自恃其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附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

同大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滄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雙峰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趙氏憇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雲峰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辨樹本文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畢，竟，事字是承順服事，以隆禮待舜之意。卽史記兩觀字，亦只是觀其教化。女之於內，觀刑于也。事之於外，觀德教也。豈有內外窺伺他行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四

近譬堂藏板

之理。然則百官牛羊倉廩，又何說耶？○如窮人無所歸，註不單言怨，已帶慕字在內，須着眼。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異大全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蔡虛齋曰上條帝使其子至如窮人無所歸是以其迹言此則以其心言也

如窮人無所歸二句亦只是孟子形容其怨慕迫切之情未嘗是舜實事也如窮人無所歸便是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了為不順於父母便如窮人無所歸便見惟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了不是節無足解憂之心下節方推舜之心以解其意也因此節無足解憂之意只因斷字說未履益分明故連用幾箇而不足以解憂以見歷盡娯樂境不足必解怨慕之情故為推言以解上文之意耳輔氏蔡氏看註太泥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或問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

謂類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

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頭器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善。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兄弟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人又從而掩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姪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遂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六

近譬堂藏板

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舜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

精義 楊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亦過人欲擴天理也○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雙峰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呂晚村曰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于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于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異蔡虛齋曰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言非止慕到五十而止也然孟子乃止謂五十而慕何與蓋五十以後舜父母亦疑謝世矣○按書經舜方側微四岳舉舜曰瞽瞍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則釐降二女于澠汭蓋是特瞽瞍已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七

近譬堂藏板

豫矣又何嘗有不告而娶之事又何嘗有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真且既不能安受堯之天下而獨安受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之奉哉孟子疑于費辭而在辯矣

辨按上節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要順父母已見其終身慕父母矣此又以常人相形說不過

深贊其爲大孝耳非另一意○舜不得乎親所以說怨慕該常人說故只言慕而不言怨况舜至終身則有不得親之時亦有得親之時總之只一慕而已○萬章往田號泣是舉窮時事來問意得富貴以事親則知怨慕之真情總不以窮達爲加損所以爲盡性之聖人○以五十該舜終身者蓋舜至五十則境遇備嘗於此而慕則終身豈復有孩其慕者乎蒙引謂舜父母此時已謝世豈父母不在遂可改其慕親之心哉至九男二女之奉舜正不解其憂奈何以安受爲非其說尤謬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讐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

或問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為曲盡象欲殺舜稟程子之言至矣其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畧也

朱子吳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人 近譬堂藏板

精義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

異大全東陽許氏曰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讐怨父母之心舜固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

○蔡虛齋曰弟欲殺之尚且不怨豈有仇怨父母之理以對父母本為見懇于父母也不告而娶之故然不辨按告則不得娶已答明舜之不告又以男女居室得娶有何妨似但當守必告之禮故又以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不告則廢倫而對父母解之下四句又轉一轉說○以對父母東陽許氏謂子有仇怨父母之心固看壞了大舜豈有舜仇怨父母之理蒙引又以為見對於父母猶云又生一場憎怪則是父母仇怨其子與集註以仇怨於父母亦不合且廢人之大倫豈但一場憎怪而已是二說者愚未然之須知則廢

人之大倫緊跟如告二字來以對父母緊跟則廢人之大倫來蓋舜只拘一告之小節便廢人道之大倫既廢人道之大倫早是仇怨於父母矣何也父母之不欲其娶者困已一時之不得乎親也父母之必欲其有後者愛子孫以承宗祧之至願也以一時之不得乎親因告而觸父母之怒遂至廢人之大倫就目前言之爲守禮就終身言之爲對親矣如此看較圓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精義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九

近譬堂藏板

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仁山金氏曰

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美字○呂晚村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是如此

辨按本文既曰帝之妻舜而不告而程子必謂其以君治之者見是一面行妻舜之事一面令他知之則瞽瞍既不能沮又非終於不知不能沮則不得廢舜之倫非終於不知則亦不得責舜以不告○看來以君治之不但是治瞽瞍並是治舜則舜既得以全倫而亦無不告而娶之罪矣此堯之所以善於全舜父子之間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非恐瞽方君命

誠恐舜但從父命耳。往見時文云：瞽瞍之命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瞽瞍。說得極有情理。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十

近瞽堂藏板

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調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怱怱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十一

近譬堂藏板

武問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爲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且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見子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天下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焚榘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者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辭類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

之心減少矣。

精義 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死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揚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喜也。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七

近警堂藏板

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小有疑隙，則嫌猜萬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嘆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峰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成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類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蔡虛齋曰：鬱陶思君爾一句，怵怵一句，言思君之甚，故來見也。雖如此云，終不免于怵怵。○林次崖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呂晚村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

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做得一件好事自付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為偽此即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偽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坐定真侂胥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異蔡虛齋曰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此則不可信舜既為天子而封之有庫尚且使吏治其國豈以帝堯托其臣庶乃轉以托其不肖弟耶而孟子乃不辯其非且從而筆之書名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若真有此事者竊疑此處亦欠精細象憂亦憂句是伴象喜亦喜重說在下句觀本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之句亦可見

辨按管蔡之叛可說得周公不知象謀殺舜却說不得舜之不知蓋管蔡之惡未露而象之惡已露也知則似有憂而無喜矣且只憂象之殺已而不憂化象之惡推而象之喜舜之憂象之憂舜之喜矣此皆凡人私欲心腸與象只一般如何量得聖人須知舜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象之殺已這是事勢之明若舜之心則因憂而憂惟欲化其惡而同歸於友愛也因喜而喜謂象已化其惡而共樂其友愛也故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兩亦字見舜之憂喜只寄在象身上無一毫擔阻無一毫思量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求，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論語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同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 萬章上

十四

近譬堂藏板

以愛兄之道求感之乎。○蔡虛齋曰：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
辨 按萬章不解舜亦喜之，故方有此疑說。出一偽字來，總是萬章心境與大舜心境源屬隔膜，故將天理上事竟說向人欲邊求。又萬章心境，只與傲象心境界爭，差不多，則鬱陶本以為求汝，治亦當以為偽往。乃知此然則，是折辨驚疑，不是恍惚不定。此與字是誣聖人亦行偽，非疑聖人不行偽。是怪聖人偽喜，不如不喜，非疑聖人喜，或出於偽，或不出於偽也。○象無愛兄之心，却有愛兄之道。在象之出於矯飾，假借舜見象之，以只是轉換天機，信而喜之。是信象喜象，信字不對偽字。誠字乃對偽字。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

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辨按舜可以放象卽可以殺象原是一線上事不以罪之輕重而有差也惟封與放則大不同封則盡其愛弟之情是天理上事故放則治象不弟之罪是人欲上事矣孟子安得不辨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蔡虛齋曰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竄三苗竄之于

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一
致也。殺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格者，其民協從者
格也。○繇之殛，初亦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殛，誅
也。其致一也。○罪活字，猶三曰誅也。服書傳曰：服其
用刑之當罪也。○仁人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
正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
然事實亦只在上文。○呂晚村曰：親之欲貴，愛之欲
富，自是冷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庫
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
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者，眼便先是斟酌計較，
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
乎。

異蔡虛齋曰：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
不宿其怨。仁人之于弟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
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蓋因
萬章之問，立爲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
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由來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去

近警堂藏板

罪焉見其又將爲害於庠。仁人固如是乎？至在弟則
封之。見同一不仁而誅封不同，未免出於疵弟之私。
無以服天下。但有庠之人，奚罪一層，正以甚象不仁
之惡而見其不當封耳。源是帶說，故孟子亦只明其
愛弟無已之情，而豈得暴彼民亦只帶答得一句。
萬章謂不仁便當誅，是在公平正道上認仁。孟子謂
仁人於弟，勝於義，卽孔子所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弟天倫，思勝於義，卽孔子所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直在其中之理。○註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
其怨，兩其字指象之怒怨說。故曰不藏不留，蒙引謂
直是無怨怒，固得仁人之心矣。然謂可怒而不怒，可
怨而不怨，則已見其可怒可怨矣。錯將怒怨貼舜說，
欲脫
反拙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語類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大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肯放處之得道封之有庫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思公必不使之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桀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六

近譬堂藏板

在生民周公爲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朱氏公選曰：篇首及此章皆以舜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婉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林次崖曰：雖然，又是一轉語。言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然其意又欲使象無吏事之拘，得常常而見之，故象得以源源而來，無所拘繫。書云：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正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之謂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等許多事。不

及貢以政接於有庫，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常得無事類見也。蒙引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類，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此說似欠通。君享其欲况舜又無爲而治者，舜豈終日忙冗待諸侯來朝，則釋其政事見之。至象則以釋其政事。○呂晚村曰：象朝，正是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正是其似放處，看下旬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解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

管。按有愛之心，而又有處之道，兩意固是互發。然處之有道，究只全愛弟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若以義盡與仁至對舉，則已將義看在外，成兩極矣。况章中親愛之而已矣，只此而已矣，已是竭盡無

餘之詞不得有爲納其貢稅豈得暴民只是一親愛中無所不包孟子惟恐說遠去故隨以雖然一轉收到欲常常而見故源源而來上不消作兩折看○學會問語類問云仁與義相初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朱子却云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却似對說何也曰此正謂仁之至可包義之盡也蓋仁至義盡彼此相初方無一偏之病以之說他事則可若兄弟天倫却如此板說不得有時只用着仁則仁之至可矣何必更用義有時用着義則義之盡可矣亦無非全這仁故曰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假如象當日不是不仁舜不憂其爲暴於有庫則但欲其常常而見足矣更何用使吏治國一番處置此朱子分開說自有至意非謂本章仁義可劈開了對看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九

近譬堂藏板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輦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

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爲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爲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于堯三年之喪畢舜遜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峰饒氏曰百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爲之三年至于四海雖無服亦遺密八音不作樂也
與蔡虛齋曰一說德盛矣雖君也不得而臣之雖父也不得而子之言舜德盛堯不得而以爲臣瞽瞍不得而以爲子此說謬也接下文其容有蹙及天下殆哉岌岌乎俱貫不去且堯與瞽瞍既北面而朝則是而臣之矣
辨抑末節旣解是爲父不得而子之說則盛德之士三句必是古語所有然成丘蒙若不錯會其意則亦不必引舜南面而立一段接上而孟子亦不必於末節代解之矣時解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也禮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其君而爲臣德雖過於父也禮亦當尊其父不得以其父而爲子奈何舜南面而立云云一直說下至天下殆哉岌岌乎都是貶舜之辭如此於本文較通但孟子不應下文辨無臣君父之

事而又代釋父不得而子之言。且君不得而臣而字須作以爲二字亦似費力。若作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本文似明又似不必引孔子譏之言矣不通道理之言直是難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

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語類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又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

附 大全朱子曰：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精義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辭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同 蔡虛齋曰：自此章言之，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辭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者，志也。詩人之志蓋在此，吾惟以意逆之，斯得之矣。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此數句不但是說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按此數句不但是說詩者之法，凡讀書之法皆然也。○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至末段引祗載見瞽瞍一條，又特證成丘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也。○吳孫右曰：是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二句折其說詩之病，意非思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乃是以我之真精神默逆之耳。

辨 樹只說詩時，便是要得古人之志矣，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而以字卽以意。逆志之。以但不能以意逆志。故害辭害志耳。害辭害志二句內。至有是不得之。以意逆志句內。互有不以文辭害也。反覆看自見。○逆只解作迎字。猶恐人有意去將迎。尚似穿鑿。故語類謂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換等候二字尤妙。虛心平。氣優游。玩味都是等候之法。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旣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垂

近警堂藏板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旣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四海之理。夫舜旣爲天子。則瞽瞍實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雙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呂晚村曰。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

○呂晚村曰。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乎。惟舜之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於尊養不

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舜
下卽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
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
理耳。不是勸人生活妄想也。不然篡逆僭竊皆可爲孝
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按從來將尊養作孝子之寃事說固爲妄誕。乃晚
村推出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心無盡之解。見孝子
之心。斷無臣父之理。不是勸人生活妄想也。予謂此說
自未看過。若謂孝子之心。必以尊親爲至。尊親之心
必以天下養爲至。纔不如此。心便不安。則是時時刻
刻。滿肚皮妄想矣。猶謂非勸人生活妄想耶。看集註明
云。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下既爲
則當四字是就瞽瞍現在所處之位。自當享現在當
受之養。何嘗就大舜之心。見其必以此爲至乎。故首
四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是論孝子之至之定理。
必以尊親爲大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是論孝
子尊親之至之定理。必以天下養爲大蓋以道理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雷

近譬堂藏板

言此是極至盡頭事。下四句方貼舜。說見舜爲天子
則瞽瞍爲天子父。豈非尊之至乎。舜有天下。則以天
下養瞽瞍。豈非養之至乎。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
舜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爲孝之至。而可爲後世
法則也。卽維則亦是說天地間極至之理。而言非要
人法舜。生妄想也。易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云。君
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纔存出位之思。願外之意。卽
是妄想。試看一部孝經。夫子言孝之理備矣。曰此士
庶之孝。此卿大夫諸侯之孝。此天子之孝。都是教人
隨分自盡。難進士庶之心。皆必以天子之孝爲心。纔
講之孝。子乎。乃晚村又推出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
尊養爲孝。一層亦爲多事。不知此節只因蒙舜既爲
天子。瞽瞍非臣之疑。而明其正尊養之至。而爲大孝。
無拖本舜由孝得尊養之意。夫講家一立其說。便胎
得不辨。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意已盡矣。此又解父不得而子之說。為親見化於其子。而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自是餘意。時解有謂上節在尊為天子。上見大孝。此節在德為聖人。上見大孝者。平對已失語氣。且本章非有意表舜大孝。但辨臣父之誣。與前章又有別。或以夔夔齊栗。破其容有感亦屬小巧。孟子只論大意。安得如此零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同吳棫右曰。萬章看與字。做有心之與。有諸。問有此事否。當時如子瞻子之流。皆借堯舜之授受為口實。故章有此問。天子句括盡一章大旨。此天子寬說末方繳堯不能與。
辨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如云天下之公器。一般對下非一人之私有。私字看惟天下之公器。故與必出。

於天以天至公而無私也。惟天下之公器，故天與無非人歸。以天下人心之自然，亦至公而無私也。非天子一人之私有，安得為天子一人之私與。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同顧麟士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曾子之之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窺竊之心，堅仁賢策勵之志。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辨**抑孰與之問，從上不能生來，舜之天下，堯不能與則孰能與也。孟子答為天與，則益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矣。蓋能為者人不能為者，天即後章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 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同蔡虛齋曰：體之于身，謂之行。措，諸躬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觀之，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何處為行，何處為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言行也，自其加乎民言事也。○王觀濤曰：天非諄諄之命，章豈不知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吳棫右曰：孟子亦不辨天不諄諄，只把示字換他命字。見命是顯然有言示，則默然意授矣。行與事若

啓者翼處。卽天示以與之之意而已矣。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可言也。

辨柳天不言。已答過他諄諄然命之句。行與事自是屬舜。以行與事示之。便是屬天。行與事是出之舜而交接乎百姓。百姓者。百姓。享百姓安。是應乎天而交接乎舜者。天人相與之微。被以行與事示六字寫出。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龍類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裏。看天命如何。

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所晴得晴。所雨得雨之類。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

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

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

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

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蔡虛齋曰。堯薦舜于

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

以爲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

審量之類。則屬事也。

辨按天子能薦人於天二句是主。諸侯大夫四句。相形陪說。以見天子不能自必之意。但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指天。意說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指天子。諸侯說故註云不能令上必用之時。解謂為諸侯為大夫。都有箇天意。況為天子乎。便是推深一層。而非相形語氣。○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平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歸到天與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同張彥陵曰此二段是章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九萬章上。天。近譬堂藏板。

之之實也。辨按使之主祭。使之主事。是堯薦之暴之處。卽是堯欲以天下與之也。而百神享是天受。而事治是民受。受只是順受。不違逆之意。就天與民說。天與人與方就舜有天下說。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

訟之也

同蔡虛齋曰使之圭祭而百神享之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其所以發明夫天與舜之意似亦足矣此又卽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尤見其出于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別引太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繫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通章所謂天者亦畧有不同而其歸則一也
異蔡虛齋曰非人之所能爲者天也此章天字凡十有六惟此一不該人故明云非人之所能爲也其餘天字大抵皆是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此天字以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
辨按上旣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作結則以行與事示之意已完此復言相堯之久使舜之德澤得以深入乎人心則其中已有天意在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直貫到故曰天也佳虛齋獨以此一天字指數言其餘天字指理言大謬此章天字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无

近譬堂藏板

上帝之主宰言理與數皆在其中薦之於天而天受之固是理所當受然堯之薦未卜天之氣數如何而天旣受之則默默中之氣數已有在矣故堯禪位之辭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安在其專以理言此天字雖曰非人之所能爲而相堯之久以致人心之歸正見理與數合而天之加意於舜正以舜之德合於天也又何必專以數言而與前後之旨或殊乎前以暴之於民而民受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包在天使舜攝相之久內說總應前天與之一句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精義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夫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

以天人爲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太書作泰臯陶漢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
其視聽皆從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朱氏公
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
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
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平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
天作孽畏天之威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
貫

辨按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
民受即朝覲一殿俱納入天字中未節天聽二句引
來只是以民驗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
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繳到天上可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
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
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
皆無一毫私意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武則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奉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

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

同蔡虛齋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于天至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天與賢之事禹薦益于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言天與子之事其下條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于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也蓋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至而自至也○林次崖曰昔者舜薦禹于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爾○呂晚村曰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語也因而同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語而不知其謬於義矣○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啟以後

耳。按與賢與子皆歸之天。亦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得私意。但前章因論堯不能以天下與舜而歸之天。與此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說天與而聖人之授受不過承天。○天與四句立一章之案。昔者舜薦以下言民心有歸賢歸子之不同。便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句在內。但未說出。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註

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法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存命之以厚薄條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與不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正命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纆。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纆。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如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到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精義 伊川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可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三

近警堂藏板

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人。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力。對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林次崖曰。致與為。亦有分辨。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

異 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蔡虛齋曰。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為者。皆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番

近譬堂藏板

辨按上段只言人心有歸賢歸子之不同未說到子有賢不肖之別亦未說到因歷年多少施澤久近之別也故註用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以申明之但此段兩層亦只重賢不肖一層歷年施澤帶說蓋是箇賢天便與之是箇不肖天自不與之施澤久近亦因以見天意之所屬耳然使朱均果賢舜禹即歷年多施澤久有何用處故果不肖益即歷年少施澤未久恐亦不得而避之矣乃朱均之不肖適與舜禹之其所以為皆天也○註明云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則理字雖不對氣數言正包氣數言也蓋理包得氣數氣數包不得理語類又釋之云得之不得曰有命與天命之謂性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則是以主宰言天可知而清濁偏正與厚薄修短無非是命則理與氣數皆莫之為而為而聽天之主宰又可知如朱均之不肖啟之賢理之當有天下不有天下也歷年多少施澤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

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呂晚村曰全為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

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

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按此節註云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言之伊尹節又註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專周公節註云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可見此節與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兩條正對舉之
見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為
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為
古所廢則繼世稍不至如桀紂自當有天下而後為天
所廢則繼世稍不至如桀紂自當有天下而後為天
周公皆必讓啓甲成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
天意之屬在繼世為萬世之定理不可輕變者也時
解不明頭緒輕看此節而以下為錯舉之辭則謬矣
繼世以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壹

近譬堂藏板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吳孫右曰天不廢繼世意最重正與天與子則與
子意關合益之有天下正由於此則禹非傳子意
不辨自明繼世句泛論暗指着啟合上節下二節皆
以益為主伊周孔子俱是客
辨按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玩必字又字是
何等鄭重繼世有天下廢之必若桀紂玩此必字又
是何等加厚故天心在繼不在禪之旨正在此二節
中見○講家因此章論禹德衰不傳賢而傳子之事
遂要處處抱定益不有天不說且要處處為禹辨白
不是有意傳子之意不知孟子眼孔大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四句已足撇却禹有意傳子之論
即天意在啟不在益已於莫之為而為四句斷盡以
下何消引仲尼伊尹周公許多大勢傳賢不見益
不當有天下也孟子却是概論古今大勢傳賢不見
正局傳子自是正局若傳賢則德必若舜禹而又有
天子之薦若傳子則惡不如桀紂之甚而亦可當繼

世之任如仲尼之至德而天不屬之如太甲之不賢但能悔過而天必屬之成王之冲幼徂可負屨而天又屬之自此以後之天意亦可以是以剖斷之而無疑矣朱子上條註謂因禹益之事以推明之只是因禹益而推明天意之所在蓋前說與賢則與賢與子恐人疑與賢之後忽與子焉知與子之後不又與賢故推明天意一定之局斷在繼世在繼世則萬若桀紂之惡不過一行湯武之事以變革之數百年而偶見若在與賢則後世如操莽之流無不假禪讓以自文而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矣然則堯舜之後一定與子正天所以綱維斯世而收攝人心之妙用也與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美

近譬堂藏板

復歸于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論題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卽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

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絕。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會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桐蔡虛齋曰。伊尹放之于桐者。蓋籍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也。非顯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于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為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未必忍絕望之。尚看他三年之內。如何自怨自艾。句絕于桐。連下讀。

辨又必三年。正做諒陰三年之制。若外丙已立二年。仲壬已立四年。則立六年矣。安得復做諒陰之制。而放之於桐乎。若明是放之。則他日即不難於復。畢竟伊尹不得顯居放君之名。而無善處之法。且放之而可令其悔過聽已。則不放之而何不可令其悔過聽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善

近譬堂藏板

已乎。正為借諒陰之制。以行懲創之妙用。所以為伊尹耳。至謂桐宮居憂為太丁之憂。則太丁已沒於成湯之先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附大企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

辨按時解引周公証益。又引益証周公。紛紛膠葛。只是抱定益不有天下不放耳。不知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桀紂不廢。故太甲不廢成王又不廢。此與子所以為定局。而萬世所不可易也。伊尹不有天下。周公不有天下。總見賢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則天意總不在耳。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正見三代以後都是如此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蔡虛齋曰：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奉字為長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存，大註雖有皆天命之自然，而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上章與此章言天所以不同者，蓋上章言舜之得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益之所以不有天下，難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以人心不歸，蓋故天不與，益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蓋之施，澤于民未久，上說便見得是天之所為，而非禹之得私于其子也。此其立言安得盡同。**按**註云：或禪或繼皆天命也。則本文當云：其為天與則一也。而口其義一也者，以其惟天所命，皆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而不可伸彼而詘此者也。人以唐虞之禪受為亘古至隆不可再見之事，而不以夏殷周之繼為衰，則以夏殷周之繼為平常習故矣。不知此乃天經地義，萬古不磨之常道。故曰：其義一也。自重繼與禪一。一邊。○仇滄柱云：五帝官天，行天道。家天下，皆因乎時勢之自然。故帝王只是奉行天道。若究極而言，則有功德於天下者，自當為天地生民之主。唐虞揖讓，何等正大。愚意仇說論理雖當，然孟子此章却是從一天字看破。古今理勢雖天亦只是箇理而已。然理是一定氣數，却不齊。故常不得堯舜高之大聖人行揖讓之事，若必以揖讓為至當不易，則奸雄詐偽貪圖天位，無所不至。豈不使萬古天下翻覆覆亂無已時耶？或曰：天何不代代與賢常生。

舜禹聖人。以行禪讓之事乎。曰。理則精純。氣多駁雜。天亦只與人一般。纔有形氣。便存偏枯。斷不能常有舜禹之聖。則斷不能常行禪讓之舉。孟子惟窺破此意。故於啓益之外。又錯舉天之與不與。其參差不齊。猶有許多般也。或曰。畢竟後世德衰。曰。不是德衰。却是天運之衰。扶持天運。全在聖人。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在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 萬章上

堯

近譬堂藏板

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辨**按此與上章開口說箇人有言。便是不見於經典。不傳於聖賢。而籍籍於好事之口矣。要求之術也。以割烹要之具也。其意蓋以伊尹有致主王道之能。而不以割烹爲進見說湯之始。則無由此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之意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

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或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子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干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日一介干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問大全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解此句方實○雙峰饒書曰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句方實○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呂晚村曰一介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早

近警堂藏板

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
辨按辭受取與一以道義而不苟固是樂堯舜之道即至堯舜其君民而親見之亦是樂堯舜之道但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伊尹後半截事人言未嘗抹去只窮居未就湯之前謂其以割烹而說之耳故孟子劈頭便說伊尹排於存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見天下弗顧于駟弗視一介不以取與窮平時道義自守之嚴如此乃是後來堯舜君民絕大來嶺豈肯為割烹要湯之事故此節不可與後面對說○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伊之所無一介不取與似是尹之所不然孟子不過借來說無大無小而皆不苟也不必分有無說○或謂天下千駟猶是大節一介不取與乃見細密工夫者亦不可不必或問已謂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見其德之全矣
頑按只說箇樂堯舜之道恐亦無從見其樂故下以辭受取與非道非義之必辨見其實能守得便是實得能樂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或問 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

語類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絜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聖

近譬堂藏板

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邠時須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階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曾親履行陳竇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爲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會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蓋自有一種書，後餉殺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餉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

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
處却又不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
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
禮又曰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
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
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
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伊尹之耕於莘
也傳說之樂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
下非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
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

○大全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
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
心哉

○蔡虛齋曰伊尹既是樂堯舜之道非但成己而已
也便要推以致君而澤民今却云我何以湯之幣聘
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聖

近譬堂
藏板

則堯舜之道可用于畎畝之中邪又曰湯使人三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云云然則前此伊尹果以隱為
高而無意于斯世者邪然則又何以為聖人之任也
而下兼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意見非其宿昔所抱
負者耶詞氣間似亦未甚帖然

○掘人但不能實有得於堯舜之道耳若能實得於
已則畎畝之中獨行其道固可樂即應湯之聘共之
君民亦可樂非以窮達而有加損乃虛齋謂堯舜之
道安可用於畎畝之中夫堯舜之道可用于君民而
不可用于畎畝豈復成堯舜之道乎又疑伊尹果以
隱為高而無意於斯世何以為聖之任夫時不可為
卽終隱亦無得况終身不得用於斯世而以寤寐斯
民為心亦何害其為任真可謂費詞而言理者矣○
湯方一番聘或者湯知伊之賢而伊猶未知湯之賢
我何以湯之聘幣實見得無求於人我豈若處畎畝
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實見得有得於己豈若內
正有受聘而出不能堯舜其君民則不如獨行其道
之意不是故為却聘而作夸大之辭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

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顧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呂晚村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而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各事業起見也

按湯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既而二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堯可舜之資只看他幡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為言匪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星

近譬堂藏板

湯過故愚謂三箇豈若不是從己身幡然乃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畎畝之說矣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

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語類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與醒是我喚醒他。又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謂之睿。

精義伊川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 萬章上 畧 近譬堂 藏板

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呂晚村曰。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辨**按天之生斯民也。五句。是推原天心。如此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是天有意於予。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是先覺無入而已。承天非予覺之。而誰也。又總繳一句。見絕大主腦。湯未聘之前。天豈不要覺民。尹豈不是天民中先覺。但天未欲平治天下。則亦無如何耳。今得可輔以覺民之君安得不自任此語。亦從幡然改來。不然予將以三字。便無着落。○前此之斯道。僅可樂於獻畝之中。今此之斯道。可見之覺民之實。○知覺是人人所有。底故但有先後。而無不可覺之民也。

以斯道以字中自有許多
勞來匡直德禮政刑之用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
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聖

近譬堂
藏板

同 呂晚村曰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
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已潔身內事○自字
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已以
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為已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
一自字

異 呂晚村曰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
如此二句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苟且
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闊割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
賦畝與就湯說就湯固為任重弗顧弗視與囂囂却
聘亦正為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已乃所以
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於正已尚虧欠
兩邊夾說方盡○思字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
伐夏體貼出來
辨 按論伊尹任天下之本領固在於弗顧弗視與囂
囂却聘之先但此節思字緊承以覺民之責自任來
觀註引書詞謂孟子之言蓋取諸此可見思字直貫
到溝中住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孟子就其思
而想見之如此即指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已

內之溝中說並非兼指未就湯之前與既就湯之後也。惟有匹夫匹婦無不被澤之心。故就湯伐夏而行救民之事。故字又緊承如此來。呂說太深。却非語氣。○天下皆後知。後覺。尹獨以先覺自居。是自任處。自字。○對天下晚村。謂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是說他做工夫處。至謂天下不正。於正已尚虧欠。論道理全體亦是如此。但此只要說他能正已。方能正天下。不是說他正天下。只完得正已。聖賢講道理。豈不觸處相通。然須各有所指。不得強他來包攬。○說○被堯舜之澤。自是兼教養說。但上文覺民原舉重者而言。未有知覺於斯道而猶未被厚生之仁者。也。則此處澤字。只跟覺字自足。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吳 近譬堂 藏板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

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又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汗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汗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蔡虛齋曰。有四箇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吾國者言。○歸要歸也。若可以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遁耳。何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決去耳。何必吝情以去留也。此皆以聖人言。聖人透指。按上從耕莘樂道。一直序到就湯伐夏以救民。見

伐夏故民之事。非割烹要湯所致。乃樂道而湯三聘之所致也。可見自任覺民之責。而成伐夏救民之功。皆由於湯聘何嘗枉已來枉已。且不可何嘗辱已來。故此節以吾未聞云。總收之。○耕有莘一節。即其窮居時樂道而自守之嚴。天下千駟之大。一介取與之微。無一敢苟。則豈有後來割烹敢苟之理。此一節另提起。只標出本領。以下聘而不輕出重堯舜之道。也。三聘而後出。知湯可以行堯舜之道也。鄭重不輕。必欲以樂之已者公之。人也。節節見其鄭重。不輕。直撼到堯湯說之。伐夏救民。以見其必無辱已而正。天下之事。○緊接枉已辱已說來。便是緊注潔字。與泛引聖人之行者不同。又歸潔其身。即緊貼行之不同。說下故不曰心而曰身。若說身要潔。行不妨不同。則先說壞了行字。是聖人有不潔之行矣。孟子正就凡聖人行事之迹上。辨其同歸於潔。割烹辱已之事。所以必無也。○行一汚則身不潔矣。惟遠亦是潔。近去亦是潔。故曰歸潔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墨

近譬堂藏板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林次崖曰。與我處。賦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意。○言所以欲從湯之意。○言天天下之民一條是伊尹自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民。○言總結之。蓋自與我處。賦畝之中。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若割烹要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
辨按上節辨其無辱已以正天下之事。是收拾湯聘以後四節見其聘而不輕出。三聘而後出。又以覺民自任如此何在。而為辱已乎。此節言尹即要湯亦是。以堯舜之道方是收拾咻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一節見尹所以致湯聘之來者。以咻莘時樂堯舜之道耳。則其要亦以致湯聘之道要之時解混作結語未明。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吳 近譬堂 藏板

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辨按伐夏救民之事。彰彰人耳目。更何用証。孟子却於章末引伊訓結出。正見其自任之意。自任必不自汙。枉道無可自任矣。輔氏發明甚好。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

言生事之人也。

同吳蘇右曰戰國策士每因匪人干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孟子歷証其誣。
辨初或謂孔子則不知其說之所從來矣孟子直以好事者斥之洞見此一班人底裏無非爲自己干進有識者有苟賤之羞遂造爲此等說話見古聖人亦多如此我爲之亦何嫌於衛則主難症於齊則主待人瘠環見其坐平所主如此不一而足無處不干進也。

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難疽與待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冕

近譬堂藏板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讐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或問

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

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墻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

語類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辭又曰三揖

而進一辭而退

附大全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孺子瑕言之也

精義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

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

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

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

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

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

得不盡此說未是

同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

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

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

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之謂命合於義○新安陳氏

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

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

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

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歉於禮義矣不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笑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

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能

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蔡虛

齋曰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

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

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之說俱牽強蓋進

以禮無進安用禮故朱註無明訓○呂晚村曰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

人櫛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

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

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

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異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

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王觀濤曰子路以告者子

路亦非以附勢只固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

公山之類耳○陸稼書曰子路在行告有二說或謂子

路喜而告者或謂子路怒而告者集註原不註然無

所不可然此義不必為子路回護子路之視孺子猶

其視孔悝也。孔悝可仕彌子，亦可聽。此是賢者辨義未精處。○徐傲弦曰：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

邊

辨按於衛主顏讐由。每提起便見聖人不苟所主之意，不可與彌子之妻數句一直序下。彌子之妻以下，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人，都看壞了子路，不知彌子以此言告子路，子路豈有不通知夫子之理。此一告，煞甚平常，如何謂其疑聖人從權。又如何謂其孔悝可仕彌子，亦可聽。觀其往公山不悅，往佛胥不悅，見南子不悅，大振自守，嚴正居多。况其仕孔悝者，悝於以嫡孫承宗社為義耳。彌子何人而謂其可聽乎。誣先賢甚矣。○孔子只曰有命，自是對彌子而言。孟子却又以進禮退義解，有命正恐人不盡禮義而委托於命，亦得藉口。故說孔子盡禮義處，便是安命處。而朱子謂人事即天命也。○得之即是說進不得，即是說退有命。即是說以禮以義更無兩層。此三句，該孔子終身說見其平素都是如此。無偏重退與不得半邊，但進以禮自是難進，退以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至

近譬堂藏板

自是易退，亦不滯。偏重得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方拍合到萬章問語。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阬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阬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同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慶源
補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
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
疽侍人之事○林次崖曰司城貞子註旣云宋大夫
下却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爲陳人何
也邵二泉簡端錄云貞子特爲陳侯周臣也臣云者
明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爲之考之論
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
愚按二泉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似是臨
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爲陳侯臣則與史記不
合

異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
貞子適陳爲陳侯周臣○雙峰饒氏曰司馬司城皆
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
馬司城

辨按孟子本文於微服過宋下方接是時孔子當阨
主司城貞子則非臨去宋時主貞子家可知註所以
明釋爲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新安之說自謬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至 近譬堂藏板

不可從時解多從二泉之說然解作主於昔爲宋司
城之官謚貞子者今爲陳侯各周者之臣故孔子至
陳主之愚謂司城宋爵也貞子宋臣也若先爲宋臣
而後爲陳臣則其人雖賢亦不得冠以宋爵而稱以
宋謚况陳侯非有道之君竟至失國或者身子在陳
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爲宋司城而死謚貞子耳孔
子適宋適陳時適貞子爲陳侯周臣之時故孔子主
之如此說方於理不背○按左傳宋以武公各司空
遂改司空爲司城謂司城之官他國所無則可饒氏
乃爲宋是王者後倣天子禮故有之則謬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蔡虛齋曰一節卽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于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卽孔子之當厄難時猶釋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旣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旣主癰疽便不足爲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辨按此節只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之意孔子主癰疽春環則亦是癰疽春環一流人物矣何以爲孔子正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也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自是相陪說或云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不主癰疽侍人兩邊夾看亦好在上下二句則癰疽侍人自不必觀孔子之不主而後知其入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聖 近嘗堂藏板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同顧麟士曰五穀大夫卽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紝之義言其節儉也史記與自鬻之言盡妄

異孫疏史記云晉獻公旣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賤於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穀羊皮贖之楚人許之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穀大夫

辨按莊子亦有百里奚飯牛之說但飯牛之事卽實而自鬻之說則誣蓋君子矢志何至一身不能自存而無故見鬻乎說者以自鬻爲干秦穆公之由于之事旣無則鬻之說亦無矣史記之說朱子已辨其爲井伯顧解五穀之義甚當姑並存之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同大全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自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語

近譬堂藏板

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之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林次崖曰百里奚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由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

異呂晚村曰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看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好也非智也○吳燕石曰敘假道一段又夾入宮之奇是為奚出脫總見虞君驢貨懷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弗諫也此節只重百里奚不諫一句

按呂說謂奚之不諫高於奇吳說又謂引奇為奚由脫惟奇諫不行然後奚可不諫愚皆不謂然若謂奚之不諫為更高於奇則人皆可作智士誰與匡君救敗是甯武子之愚不及知巧之士矣若謂奇諫不行奚諫無益然後不諫則奚何不諫於宮之奇之先而必緘默以觀動靜奇諫不行奚終不諫矣奇諫

而行又烏用奚諫爲哉如此洗發古人適見若耳須知晉人只料奇諫不料奚諫正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有尊卑之別疎戚之異故奇雖知其不可諫而亦不容不諫奚則可諫而諫不可諫而亦不必諫故知其不可諫而卽去之秦乃爲明智耳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畫

近譬堂藏板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

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或問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以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辯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賡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

同大全范氏曰虞之將亡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官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匹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羹

近譬堂藏板

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心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段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証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段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按註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予主之為汙便是以首一段包下三段說其賢又如如此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便是五段六段只作一段看許東陽發其說蒙引因之時解謂第二段申首段中不可諫第三段申首段中知虞公第四段申首段中去之秦愚意不然不可諫而不諫中便有知虞公意在內矣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見不但知其不可諫

且知其將亡而先去之於去之上多加一先字見有
見幾之明已連去之秦說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
有行也而相之見相食牛于秦穆公之果為汙也
知穆公以見食牛于秦穆公之果為汙也
禎按支雖六段大段只分賢智與智字對射在一汙
字與賢字對射在不自好汙莫過於食牛于主不自
好莫過於自醫成君故前四段必以首一段為提綱
后兩段又以未一段為歸宿○自醫是指他起手處
成君是指他成就處食牛于主是指他中間作用處

孟子卷之九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九萬章上

五

近譬堂藏板

丸得最甘於丸揀選食牛于主異於中問牛與
守兩異又與未一異為觀前○自醫是謂也
欲莫服依自醫如不自醫行莫然食牛于主不自
宰與質字揀選亦不自醫行莫然食牛于主不自
願於文雖六異友類只衣質管與管字揀選一
响與公以見食牛于秦穆公之果為汙也
商於公以見食牛于秦穆公之果為汙也
且幾文與日數去之秦說舉於秦味穆公之下與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同 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封建井田二章言取友之道
辨 按首章言草聖而以孔子之時集其成非但辭受取與之義也二章言封建之制雖井田與封建相表裏而未及井田末節耕者所獲不遏言代耕之差而已三章言友德而極之堯之友舜乃為人倫之至以不挾之心而言也第八章言友善而極之尚論古人乃為善量之全以識量之廣而言也四章言交際而折衷於孔子之中道五章言仕貧而折衷於孔子之甲貧皆隨時處中之義也六章受餽不受賜七章往役不往見皆守禮義之正而莫非因時之宜要之篇中友德養賢則準之堯舜進退辭受則準之孔子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一

近譬堂藏板

即孟子之願學孔子而言必稱堯舜者與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並見前篇

同 蔡虛齋曰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麗後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惡聲至必反之豈必皆指

淫樂此二句自其已身動爲處言也自此以下一節密一節。○林次崖曰此章所叙伯夷比前篇爲詳目不視惡色二句以耳目所接言非其君不事二句以身之所接言治則進亂則退以出處言橫政之所出二句以身之所居言思與鄉人處則推入益細矣。○無知覺則無分辨頭夫廉頭之變也。○張彥陵曰頭者貪昧無覺以知言儒者委靡不振以守言辨。○孟子此章只要斷夷尹惠爲聖之清任和故伯夷便收到鄙寬薄敦見其或流風於後世或被澤於當時非清任和已臻行造其極之聖人安能如此。○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行免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則進之時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二

近譬生
藏板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林次崖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亂亦進則所行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斯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

○伊尹之治亦進亂亦進只是形容他以天下爲己任底意思其實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何進之有只是他任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下天之生民至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是述他必欲以先覺覺民不必限定

治亦進亂亦進說。○湯嘗以伊尹進之桀故曰五就湯五就桀想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之言或指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出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裋褻裸程於我則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大全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林次崖曰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爾遺佚只是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貧窮○王觀濤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眾之和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以對寬言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張彥陵曰由立朝說到居鄉總之不分爾我不懼世免之意此正惠之寬處敦處

○按伯夷惟是廉有立志故至頑亦廉懦亦立柳下惠惟是寬敦故至鄙亦寬薄亦敦觀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也都是極力形容他清和好處與前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僭內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同蔡虛齋曰此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萬章下

四

近譬堂藏板

久去之遲也。可以處而處去而處也。可以仕而仕不去也。處出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袁了凡曰。叙述三賢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未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徐自冥曰。養氣章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內有決斷意。而字內有圓活意。

按自孔子去齊。至去父母國之道也。是舉孔子去國之實事。來說下可以速而速四句。又是該其生平見無不各當其可。故註謂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舉此一端謂舉去國之一端。而生平之或速或久。或仕或處之全量。即此而可見矣。存疑拈定去字說下久速仕處。只是不明註意耳。○惟上是舉去國之一端。而下又該生平之久速仕處。以為言故又煞以孔子也三字。豈是以此三字隱刺夷尹惠之不能乎。了凡之說甚鑿。徐說謂四而字與四則字有別。亦不然。各一句看則字。便謂是決斷意思。若合四箇則字讀。則因時處宜之意。自在。豈彼處只言其剛斷而不言其時中乎。偶換而字不必看成異。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五

近譬堂藏板

意思在

詳釋

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

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六

近譬堂藏板

武王不及舜又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
 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
 謂至德也已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
 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
 如君君臣臣父父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
 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變來壓着那
 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
 此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
 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
 說亦不可○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
 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問伊
 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
 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
 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
 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
 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
 也○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

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
 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
 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
 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
 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
 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
 所謂知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
 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
 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
 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
 開拓則必能中也偶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
 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
 也言中則正已存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
 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
 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此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彼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爲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呂晚村曰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折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昌晚村曰聖人所爲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辨按時解多有謂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聖之時是

聖人中之清者任者和者時者而不是以清任和時爲聖愚玩語類云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又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可見三子合下資稟偏故成就亦偏合下資稟清底清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清合下資稟任底任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任合下資稟和底和到無所駁雜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和孔子亦是合下資稟純無纖毫查滓遂成了箇聖之非是旣成箇聖了然後爲清任和時也但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爲聖就後人指之則他各於聖之中而見

其爲清任和時反覆看亦無所不可至晚村更謂清任和露出聖外時字加出聖外是離了清任和曉另有箇聖矣因謬而益謬者也○三子果於天理人心無絲毫不當則是時中矣何得爲清任和之偏朱子謂三子正與夫子同而中非所及則知非無絲毫不當之謂也如伯夷之善辭命而至亦不受伊尹之亂亦進柳下惠之裸裎與處皆不無過當處然而聖矣○以四時言之和其春之融和發舒乎其夏之暢茂繁會乎清其秋冬之嚴肅而凝寒乎孔子則四時之氣俱備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八

近譬堂藏板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靜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敝如也。釋脉絡也。曰。不然。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爲始條理。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韋得箇絲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九

近譬堂藏板

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上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玉張遼一邊重了。亦是私意。○至之間。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作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

是金聲。是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格物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這是終條理。○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十

近譬堂藏板

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同大全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抑之其聲。清越以長。其中詘然。樂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厘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蔡虛齋曰。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

却是用工各目○林次崖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爲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造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煞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爲聖之事○呂晚村曰集大成集字包衆小成在內○張彥陵曰集大成時說俱止謂兼清任和而成聖非也蓋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王聖賢無所不備若只就三子上說使孔子生於三子之前亦將何所集乎○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說樂上說勿夾入正意○王觀濤曰聲宣也是死字作活字用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聖智平說下節方說聖由於智○吳因之曰金無不聲玉無不振各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貫之德非必金玉兩相合而後爲兼總條貫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七

近譬堂藏板

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爲智聖也

辨按既曰集大成則正見無所不備之意非徒集三子之清任和而便爲大成也故下從大成而明其爲金聲玉振從金聲玉振而明其爲始終衆音之條理以衆音許多條理無不備於金聲玉振之中所以爲集大成不然則一音之小成豈無始終故始終條理不重始終字只重條理字故集大成亦不重集字只重大成字始條理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而離始終字則無以爲綱紀而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字則更綱紀統貫甚廢而何以爲集大成乎如無孔子之智聖則天下萬事萬物許多道理散著在天地間如何能收押到我身上來此卽條理不離始終之

義也。若但一端之智而造一偏之聖，自謂成就我底，始終而於天地間許多萬殊道理，皆不能知之。明而由之，盡更何能無所不通達而條貫之乎？此卽始終不離條理之義也。不但曰始條理者智，而曰智之事終條理者聖，而曰聖之事。兩事字中含有千變萬化許多條理在，不然只一箇智以始之，聖以終之，中間指學者用功言。聖人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殊不知聖人固無始卒之異，而就其能集羣聖之大成者而指之，畢竟智是孔子之明乎？衆理而兼總條貫於其始，聖是孔子之詣乎？衆理而兼總條貫於其終，何得以學者工夫來說。○時字是就變化之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時字不與集字對時字是大成中間妙義，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指之宜矣。人混謂此卽發時字之義，而不知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發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十三

近譬堂藏板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

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克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語類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積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問聖知曰知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箛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國大全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疆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雲峰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備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林次崖曰此是以射中之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由於智見得智重於聖乃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處蓋由其巧力俱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

與蔡虛齋曰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節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爲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於言外况三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三子安得無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于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林次崖曰細看二條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

按只說其中非爾方未說其中爾巧文氣正在此處含蓄不盡○註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又曰智不足以及乎時中只說巧不足未說無巧只說智不足未說無智語類亦云智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重一邊今人都說三子不能中夫不能中則並不可爲清任和之聖矣何以爲行造其極乎愚嘗就朱子之說而發揮之孔子箭箭中紅心亦只是就其中正無偏而言其實巧力俱全因時變化要中上即中上要中下即中下要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萬章下

古

近譬堂藏板

左右亦如之方見時中之妙若三子各中一邊如中左者不能中右在中右者不能中左也敢附正之○本文當云其發必至的者爾之力爲之也其中必箭箭紅心與但中一邊者非爾之力爲之也惟巧有足不足之殊故中有全與偏之別本該孔子與三子在內大註或問語類皆然而蒙引等書俱以此節單貼孔子又謂三子能至不能中豈三子但有力而無巧乎或曰上文智聖本貼孔子此節以智聖譬巧力自宜單說孔子而三子於言外補之子之不從何也曰正惟智爲聖之始聖爲智之終似亦非三子所無而上文以爲集大成之事恐人疑三子全無孔子之聖智又或竟同於孔子之聖智而無分故以巧力譬之見聖由於智猶射之力由於巧孔子巧力俱全而智聖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也敢附其說於後俟留心書理者再深考焉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鎬名衛人班列也

同輔潛菴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士字與天下而不敢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

墨陸稼書曰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二意當並用而班爵祿也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以此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皆非言內意也况天爲民而立之君只是以賢治不肖之意惟天子不能獨理則當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卿大夫士以佐理並公利嚴防亦不是先王班爵祿本意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爲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五

近譬堂藏板

武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攻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

同蔡虛齋曰集註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爲也已之所爲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爲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輔氏謂兼并則國日大僭竊則祿日後國與祿似未切祿字恐悞○呂無黨曰所謂畧者非闕略之略乃約畧之畧寥寥數言極似粗率然其間規制已備內外大小之間無不四平八穩闔筭接縫但再加之節目粉飾便可自成一部周禮此乃所謂畧也蓋其詳可凶其畧不可凶此是亘古及今所不可與民變易者

異慶源輔氏曰兼併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日侈辨按開口便說其詳不可得聞則所謂詳者乃是其中節目之委曲詳盡處蓋既去其籍事遠人溼其中委曲詳盡處已失但大綱領處畢竟未遽湮沒則所

謂畧者正是要領。大綱處無黨以為約畧之略。非闕畧之畧。最是蓋去其籍。似乎闕畧。然闕畧處則已。不存孟子所聞。正是不闕畧處。如何說聞其闕畧。○語類朱子亦嘗謂當從周禮。觀此處註明云。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曰已無。曰後出。則見孟子在先。尚無明驗。况後出者乎。故亦不可盡信也。從此處註為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去 近譬堂 藏板

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蔡虛齋曰。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施於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為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林次崖曰。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故六等通於國中。是兼王朝與侯國言。○呂晚邨曰。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聖人意思。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

并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有謂子孫不安則天下受其亂內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曰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為安子孫而重哉後世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大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

辨按父天母地而為天子之外公則以無私為義侯則以君人為義伯則以長人為義子則以養人為義男則以安人為義何一不自生民身上起見又何一不在以德緩人上起見者乎至君則以正眾為義卿則以達道知進退為義大夫則帥人以智士則事人以才何一不在主治輔治上起見又何一不在以賢治不肖上起見者乎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為一定不易之理而先王所以為奉天出治至公而無私也自柳子一論將先王封建看做勢不能已竟是自私自利心腸即內外之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亦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七

近譬堂藏板

是權變駕馭之術不知爵既尊尊卑祿自有厚薄而國自有大小此亦天理民彝自然之等分何嘗容一毫私意也纔說公其利便是欲自享其利纔說嚴其防便是恐子孫之失其防此等議論由三代以後之天下安得不成一私利之天下也哉○公侯以下之爵祿皆天子班之也天子之一位果誰為班之則自有天地以來已有定分而不可易其惟天班之者乎然在本章却亦無提起尊天子以壓服羣侯以下之意只平叙去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趙氏真曰：邾曹姓子爵，顓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蔡虛齋曰：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班祿之制，子男皆五十里，其同一位明矣。

異蔡虛齋曰：爵祿宜相應，如子男同一位，則皆五十里，公侯異位而封地獨同，何也？愚按：此不但與周禮王制不同，據詩經閟宮曰：乃命魯公，禪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曰：顓更則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又春秋傳管仲對屈原曰：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亦非止百里矣。○張彥陵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與上天子一位君一位同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六

近譬堂藏板

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卽述職意也。**辨**按：孟子言班爵班祿，整整齊齊，可謂均齊方正矣。班祿尤雜而難看，孟子從天子千里，一直叙到庶人在官之代耕，無一毫不整齊處，正不得以天子王畿內有卿大夫元士之地，千里猶少為疑，亦不得以公侯以下，封地不止百里為說也。雖朱子亦不盡信然，須知所謂千里百里者，此舉土田之可以授民耕種，以出賦稅者也。若兼山川林麓而計之，則天子必數千里，公侯必數百里，或土田少而山川多之所，則其地更濶矣。朱子亦嘗言大山數百里，亦無截斷了為封疆之界之理。假若少不成，又增一段，此中原自不等等至如顓，史在魯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卽如顓史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如何可作魯之封地論乎。○註但云：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是以庸為通也。蔡傳以庸字作功字解，但既通姓名於天子，則亦未有不考其功罪為黜陟者也。兼用亦可。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

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
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
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
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
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
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
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
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
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大全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
爲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九

近譬堂
藏板

繼世則世臣而外更不用一人乎倘更有卿大夫之
類真無地以給之矣此朱子之說所以可據也○與
天子坐而論道者有公而官不必備則祿無定制故
受地斷自卿始此說亦頗有理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
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歸類

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得為私用日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備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二十

近譬堂藏板

禮考之人數極多今亦安得許多開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當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附

朱子曰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後併得來儘大

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

同

大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詹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主

近譬堂藏板

十爲終，終十爲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井十爲通。通計積一十里爲田九千畝，通十爲成，方十里積百里爲田九萬畝，成十爲終，方三十里積千里也。爲田九十萬畝，終十爲同，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卽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井，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制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重在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頒祿已見上故也

辨按自趙注謂卿祿居君祿十分之一之說存疑等書謂君十卿祿只重在臣祿上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顧麟士遂謂本文是倒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與字作許字謂許庶人在官者得與下士同祿亦倒裝也愚謂此皆時解之謬蓋大國地方百里雖說公侯之制然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在其

中猶未實言君祿語類云祿者猶今之俸祿君十卿祿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此可見君十卿祿

正言公侯伯子男國君之祿何得謂重卿祿說也卿祿自四倍於大夫方正說卿祿大夫倍上士方正說大夫之祿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亦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僅足以代其耕則但在官者同祿亦而已此亦正言下士之祿但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只言其大概相同其實庶人在官之祿名雖有畝之入而職有大小事有煩簡則有畝之入之冲又有視止農上次中農下次下農之差此又庶人在官之祿之不同者也如此何等現成而必欲倒裝何也○下示別於庶人在官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足以代其耕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人

同大全詹氏道傳曰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爲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

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二百畝倍之則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八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八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趙氏曰祿寢薄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蔡虛齋曰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惟由代耕而上尊一位則厚一倍之祿倍至於卿而猶必執卿祿四大夫之制則次國七十里較大國已損其三小國五十里較大國已損其半何以爲君祿地乎况次國之君十倍卿祿之三較大國之君十倍卿祿之四者損十之三矣小國之君十倍卿祿之二較大國之君十倍卿祿之四者損十之五矣君祿迭減而卿祿可不減乎况由下士而至大夫皆增一倍則卿亦止宜增一倍而不爲薄乃冷增而三而四皆從厚以示獨重之意則雖遞降而三而三仍爲厚與不爲薄也况國遶小則事亦遞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之費亦當漸減又何疑於三之二之也哉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同大全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六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畜

近譬堂藏板

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讀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五

近譬堂藏板

諸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同大全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爲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爲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爲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變成於漢儒之手，宜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美

近譬堂藏板

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峰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朱氏公選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畧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也。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嘆也。其所以告文公君臣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為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趙氏惠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而孟子言。諸伯地方五十里。如小司徒云。土地家七人。而孟子言。土地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於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至於分田制祿。而孟子至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與王制同也。○林次崖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條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意農有上。上。次。中。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為差。亦有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糞多力勤。重在力勤。蓋糞所以多。以力勤也。○呂晚邨曰。末節原只為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

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周官一書安頓
府史胥徒幾許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
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
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
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
出此輩圈積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
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
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撥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
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蝗蝻衣鉢并爲一羣
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
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
難言之矣

按差在官之義人或以爲重農或以爲抑在官愚
謂差在官以重農自是餘意本文只重差在官也抑
胥吏固是差在官正而不使之重在官而輕農但職
有大小事有煩簡自不應一例而非必有心抑之
而後當差也至因卽農以差在官推而君卿大夫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無非以農之差差之則又推廣上去非本文之所有
也惟庶人在官與下士同祿一詞字既上與倍字別
又與此節差字別先王豈有使下士與庶人在官混
同不分之理况下士是官庶人止是在官尊卑名分
尤是吃緊處故以農夫差在官而不以農夫差下士
則甲在官而重下士正於差字中見

禮按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有輕重
事亦有煩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爲差
也若才有稱否方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
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鄭節卿謂在官則祿
於四郊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
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爲吏者乃昔之爲民者
也愚謂鄭說亦後世防奸太嚴之論非先王之制也
在官自是民之不願終於南畝而欲習吏事者爲之
其祿既給於公則不遺公田之所入而已至任事惟
勤謹不舞文弄法者用之豈有限以一年之理如此
則多新進不更事之人是防其作奸而反廢事矣况
每年更換亦不應民間習吏事者如此之多是故小

民棄南畝而習浮華之漸也。夫在上既更張而廢事在下又棄實而趨華。豈先王之意乎？勢必已更復用明去暗來生無限之奸宄作用矣。先王惟習勤而用之代耕而養之其或不法以律治之烏容預設逆詐之術以防一範為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救下又足不可以有挾以申明之。非先言友不可挾。而以友其德足上意。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

可友之實而不足友矣。○蔡虛齋曰：此條不必以獻子之怠勢與五人怠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拔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怠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拔其勢彰彰矣。

辨按友道本指士人相交。彼此切磋。爲正。而孟子提出不拔有三。於三者之中。又單舉不可拔貴來說。蓋孟子實因當時有位者皆恃貴而不肯友德。以致上下不交。而德業不成。故如此立說耳。非萬章所問之友。但在有位之下交也。看孟子直遡到天子友匹夫任。而以貴貴尊賢並結。其欲當時人君之友德尊賢。亦可知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也字未往拖下。無獻之家者也。爲一句。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完

近譬堂藏板

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同蔡虛齋曰：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拔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爲友也。○林次崖曰：或師或友言無所拔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耳。

辨捌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爲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林次崖曰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友舜底意思了蓋堯非終於此而巳者也

重然引平公事還是取其不挾貴終於此以下原不甚

辨按人皆謂終於此以下不甚重者但以本節論也蓋引來證不挾則似重在人云則入數句而不重在終於此句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之至平公雖不挾然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下連說弗與數句文勢已一直証到堯之友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同蔡虛齋曰：迭為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迭為賓主也。○貳室，副宮也，非正宮也。○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

異蔡虛齋曰：此節只言堯不挾天子之貴，以見友道之極，非是承上說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重無所挾上。

辨按虛齋之說亦未通徹。蓋友德不挾之至，既必至堯之友舜而後已，則便以其能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矣。原無二意。若堯不舉舜而但館饗了事，亦謂之不挾之至乎？故知上節非王公之尊賢已起，此節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之尊舜而天子友匹夫。句內互有共天位三句在矣。○既館甥又饗舜，正在迭字內見其為友，蓋已忘天子匹夫之分矣。時解偏重堯為主上，不知友字之妙者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節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則此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蔡虛齋曰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注意在其義一也

辨按萬章只問友耳孟子先有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一段議論蓋有感於當時人君只要用下敬上不肯用上敬下耳因萬章問友遂就友德不可有挾上發揮出來自成千古確論○賢貴分說原未推到貴貴亦是尊賢裏面事則以權與德對峙未爲不可盡論原頭起處則因其賢足以治天下而後居貴者之位論戰國時勢則貴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貴而既處於貴則勢分自當貴貴既處於賢則友德自當尊賢因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時制宜此之謂義至尊賢非以失其貴正以益其貴賢非自處於尊不能致人之尊合看互看又是餘意兼按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只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不敵貴貴之義或疑其不一故也故集註用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一轉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爲當時挾貴不友德者下針砭側重自是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同大全問如此者何心也新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辨按諸侯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此亦不消更問何心矣而萬章獨問其爲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爲不義之物而見其爲不義之人其交際士君子皆一團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爲當卻而不

受○註禮儀便見有儀幣帛便見備物早含恭字意思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張彥陵曰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為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恭此是疑其當卻意辨按此交際是出於有名而又能善其餽問之辭者故只卻之便為不恭是為鄙其物而輕其人也若於齊無處之餽則君子以不受為義矣但卻便不恭非一概受之之說○萬章卻之卻之為不恭這為字是在外面說孟子以是為不恭這為字便是在心裏說蓋一心要卻之豈但外面不相稱彼以禮來此以卻往有不恭之迹其心必先度量其所取之為不義而有鄙之之心矣以是之故實是有不恭之心非徒外面人道不恭而已所以弗卻也集註於上為字則曰人便以為不恭於下為字則曰所以卻之為不恭當如此看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臚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林次崖曰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爲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
異孫右曰上節其所取之數語亦是心卻萬章認了是辭卻故有請無以辭卻之一問○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論

近譬堂藏板

辨按上面其所取之者四句明是心中度量之辭萬章豈有誤認之理但孟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謂直卻之而已不以他辭委託也萬章以爲直以不義卻之則致不恭之誚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顯彼不義之實而在我得全其廉介之操似亦可也不重心卻重以他辭上○交以道接以禮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括出孔子爲禮義中正之準則是一章吃緊意思若分上節爲不當卻此節爲不必卻則失眼
目所在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民二字，諫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壹

近譬堂藏板

辭類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爲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

附 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

異 大全慶源輔氏曰：孟子旣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爲此問。此正所謂諛辭，蓋陷於御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仁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

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

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辨揆輔氏謂萬章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此所謂諛辭愚謂此與諛辭之蔽有別蓋萬章謂不受諸侯之交際其論本正蓋不義之物士君子本所當視孟子只論交道接禮不論從來原是寬於待諸侯以爲行道之漸若因其不義一概絕之則與列國諸侯不通往來閉門自守更何從而得其道惟平日雖不阻見諸侯以自輕而於交際之禮可受則受則在我既不失守己之嚴而於彼亦不阻其向道之念此孔子爲兆之意而行可之外不妨有際可公養之仕也一章書大旨全在於此只看萬章禦不可受之說孟子但謂其充類至義之盡而未嘗以爲非義但論之太精耳即孔子獵較亦是從俗中間有委曲變化處非謂獵較爲義不獵較反爲非義也看書要通大旨最緊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美

近譬堂藏板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

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爲哉。○林次崖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一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毛 近譬堂藏板

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一句是以義推之。辨其非真盜。○張彥陵曰。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歛說。○子以爲有王者作。五句不是爲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爲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

異 徐自溟曰。義之爲理也。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爲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

辨 按萬章本意。不重責備諸侯。取民之猶禦。只重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玩苟字。斯字便有不問所從來。未免受不潔之物。以自傷其廉耳。敢問何說緊切。君子身上。孟子要說不妨受賜。只得先序諸侯見其原非真盜。若從義之盡處論。則非有而取已類盜矣。若從義之寬處論。則居然民上用。下供上名。分猶存。未可便謂之盜也。故引孔子微較之事。以見不妨於從寬。但

論禮際之善。不論所取之非。蓋獵較原非義事。孔子不遽變之。以有先薄正祭器一段妙法在。何也。意主於行道而爲之兆也。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遽責之。以有行道而爲之兆也。但此一段意思。孟子不也。意亦主於行道而爲之兆也。但此一段意思。孟子不遽說出。但言獵較可從。賜亦可受。以答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之無妨。俟其再問。然後發明之。諸解只主代辨諸侯所取之非。盜便不得。孟子微意所在。○徐說謂義以之律身。不可不嚴。以之律人。不可不寬。愚意萬章不是。要嚴以繩諸侯。正謂其不義而受之。於君子之律身。未嚴耳。孟子正見受自無傷於義。故曰而况受其賜乎。蓋我只因其交道接禮而受之。未嘗因其取非所有而受之。既無傷於廉。而又寓行道之意。此君子所以必當受也。孟子此一段隱衷。難於對萬章說。故下因孔子之事。而反覆辨論之。直說到行可固仕。雖際可公養而亦仕。而孟子委曲以受交際之心。和盤托出矣。書有逐漸看。乃有意味者。亦有打通看。乃見微意者。不可執一而求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

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語類

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鏹也。

同林次崖曰：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所爲天下有道，立不與易。苟見無道，便當與易也。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曰：事道奚獵較？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俗，先正其本也。先簿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奸革蔽。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此淺陋者之所爲，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哉？蒙引此段說未是，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正是欲陰革其獵較之弊，乃曰：只用獵較所得者何也？如此，何以曰：彼獵較者不久而自廢？○爲之兆在先簿正祭器外，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爲之圖。先簿正祭器，正是陰爲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而謂聖人爲之乎？○王觀濤曰：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卽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吳因之曰：三問三答，下二問卽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意曰：事道奚獵較？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見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爲

之兆也兆足以行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爲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爲非事道孟子終以爲事道此一節大

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子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子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子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辨按王說吳說看本節文義甚妙愚意只一通到孟子身上則受賜之意甚明非但論孔子事而反覆辨論是去而與本旨無干也集註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是因孔子獵較之一事而反覆辨論共事道之心委曲善全有如此則受賜之心豈非事道之心而委曲善射受賜孔子獵較爲行道孟子受賜亦爲行道孔子委曲行道之難而不去魯孟子亦委曲行道之難而且受賜孔子兆足以行終不行而後去魯孟子不阻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卑

近譬堂藏板

其慕道之心終不行而未嘗淹留於齊梁諸國也此孟子因時變化之妙而奉孔子爲家法者與禎按孔子亦獵較是事之小者可以姑且從俗然亦非苟也正有變化之妙用在輔氏謂聖人同物之仁處事之智分說未嘗至未嘗終三年淹不是要說聖人決斷意思須看不行而後字正見纒纒行道之心作制行之勇說尤非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

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聖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爲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而爲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羣弟子皆住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爲之耳。

詞大全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朱氏公遷曰。禹稷顏子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視氓鼃。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此見聖賢處物之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 萬章下

聖

近譬堂 藏板

吳因之曰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畧有可行即便仕
 了不必求全責備○王觀濤曰際可公養俱是萬一
 其道之行俱是事道○張彥陵曰論仕之外有際即有
 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即又有
 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亦猶夫孔子行可際可
 公養之心必固若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
 孔子處○陸稼書曰李桓衛靈衛孝即今之諸侯一
 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即在平此然則
 豈為已甚者哉三段須得此意不是空空証據
 按諸說看未節甚明但未打通全章看耳孟子若
 但辨孔子獵較之事則只說上節足矣却因孔子於
 魯見行可而仕又推論出際可而亦仕公養而亦仕
 一連三有字見孔子如此之仕有之如此之仕而亦
 有之行道之心何其委曲然猶恐意思未明白又跌
 一層見於季桓子便見行可之仕矣於衛靈公便見
 際可之仕於季桓子便見公養之仕季桓子衛靈公
 孝皆不為取非其有之事而後孔子受之者哉三於

字最為有力註云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
 不卻之一驗蓋亦有以收通章之意矣○萬章此章
 之問較他章更進一格與士之不託諸侯不往見諸
 侯意相反蓋戰國之時士皆枉道求合獨孟子守不
 見諸侯之義故公孫萬章之徒往往致疑他如齊餽
 兼金陳臻便謂其當受無有以交際為不義而當卻
 者萬章此章之問却是因孟子之物不見諸侯守已甚嚴
 推其嚴於守已之義則交際之物亦當卻之而不受
 矣故因取非其有而推其為猶禦之受而疑
 孔子不見之獵較為非道蓋見孟子平日惟以事道為心
 故守之不見之義乃守不見之義而又受非義之賜故
 輒轉窮詰其所以然也孟子却見得性不見不可枉交
 際不必却就當下論交道接禮原無可絕之端就君
 此所以因孔子之事反覆推之而不厭其詳也
 禎按語類謂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
 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又曰桓子當時執國柄
 定公亦自做主不起要之聖人只欲行道季桓既用

孔子則孔子便不問他用已之來由是因家臣強大還是實心任賢只乘機邀會為所當為而已○孟子時與孔子時之際可公養又不同故孔子謂之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若孟子時之交際雖亦以道以禮不過一時餽問如聞戒餽賸之類並不可謂之仕矣但有此一點下賢之心便有可乘之機斯不可卻之耳註謂於衛之事又受其交際問餽之一驗猶當活看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十

星

近譬堂藏板

語類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耻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饑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揚曰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賈儻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强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播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吾君之為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蔡虛齋曰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貧者第二節為貧者當知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宜第四節即孔子事以為法例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于言高而居高者必期于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

吳張彥陵曰仕非為貧也句宜重看言仕果徒為貧乎哉非也有時乎為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為貧也可見

辨樹此章自是論為貧之仕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况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未嘗闕少若如時解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則此種無耻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麼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看時字好則看道字愈好如此則孔子之委吏乘田兩而已矣中有道字在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畧

近譬堂藏板

有時字在未節位卑不言高時也立乎本朝而道不行為可耻亦不違乎時也總之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為貧則絕無道為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所居但當如此

辨按節首為貧者三字極重既是箇為貧者則但可下宜字說○其所以辭尊富者以尊富為行道之位而非為貧之位也集註顧定道字正以為貧自有為道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拆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
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
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
苟受之理。○南軒張氏曰。旣曰爲貧。則不當處尊與
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爲爲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尊富
則當任行道之責。

辨按辭尊居卑二句。與上節同。但玩語氣。上節畧重
辭尊富。邊見爲貧者。尊富非所宜居。故註曰。仕不爲
道。已非出處之正。此節畧重居卑貧。邊見卑貧必若
抱關擊柝者。而後乃可。故註曰。雖不主於行道。而亦
不可以苟祿。故愚嘗謂此章書時字宜字極重。蓋道
者隨時處中。千變萬化。仕非爲貧。是論仕之本義。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聖

近譬堂藏板

時爲貧。是其中變。通處使道不在於爲貧。而君子竟
舍道而仕。豈復是抱道之君子。故昧之所在。卽道之
所在。宜居卑貧。卽道在卑貧也。委吏則會計必當。乘
田則牛羊必長。卽居卑貧。而必盡其道也。位卑而不
言高。以道不在於言高也。立本朝而道不行。如行
吾爲貧。而仕之道。猶可以免恥也。何也。道隨時而在。
則隨時以自盡可也。道有顯晦。仕有紬伸。仕有尊卑。
道無大小。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
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

稱也。

附大全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力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

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呂晚邨曰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

道之體在未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

者但責在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

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有絕

大本領在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

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而已

矣豈是苟且了得○貧壯固不為行道然其所以不

為行道者即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即行貧

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

壯長即是地半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

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

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為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異

近譬堂藏板

異王觀濤曰玩而已三字其意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新說作

亦不敢曠官職似高但於而已矣字不醒

釋按此節引孔子雖證上卑貧之可居然吃緊意思

在稱職上若卑貧而不稱職但為自己之貧則先有

曠官之罪矣取其易稱居貧之意也易稱而必欲其

稱以不行道而道亦無所虧欠也而已矣三字含易

稱意亦含有必欲其稱意王觀濤說亦未細玩註意

耳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

語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初說孝公。以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爲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換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終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聖

近譬堂藏板

不有一定之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躅爆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

同蔡虛齋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爲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伏看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林次崖曰。位卑而言高。則有出位之罪。是位卑無行道之責。正貧仕者所宜居也。居高位。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有竊祿之耻。此貧仕者所宜當辭也。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爲爲貧而仕者言。終爲

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稟然懼其爲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

不行則冥然不以爲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
罪猶可言也恥自內出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顧麟士曰首節云仕非爲貧則是爲道矣故以不行
道爲恥又云有時爲貧則是不爲道矣故以居卑貧
爲宜到底只是明此意○呂晚邨曰道不行句應仕
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
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吳棫右曰罪邊輕恥邊重要側下將越職之罪以
形廢職之恥要知此章大旨全爲末二句發也

按時解皆爲此章爲居尊富而不能行道者發若
然則孟子宜居卑貧之說皆暗刺居尊富之人矣愚
謂此只把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一句看錯惟此
句是就爲貧者說見若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孰甚
所以不可立人之朝而但當居卑貧耳何也道與時
違原爲貧而仕也若貧爵苟祿之人立人之朝他本
無箇道如何却說道不行恥但當在尊富而不在道
不行矣集註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是說爲貧
者原無行道之責但當盡易稱之職何必以出位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吳

近譬堂

見罪乎以廢道爲耻則非竊祿之官亦是說爲貧者
原非竊祿之官又何得居尊富之榮而反以廢道爲
恥乎故下緊接此爲貧者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
賤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
祿則非禮也

大全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
世○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
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
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

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
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
祿○蔡虛齋曰章內第二節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
也第三節言不可受賜以祿賜有常數也第四節言
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第五節言餽之繼不以
君命將之乃可也第六節言堯之於舜乃人君養士
者之標的也

辨按自託受賜前半章意也養賢舉賢後半章意也
然養賢舉賢王公之所以尊士不託而受賜士之所
以不敢自尊惟以禮處已而不自尊所以當為上公
所尊則兩意未始不可通為一意也諸家或通就士
之自待說或分前半為士自待後半為君之待士而
不能貫通其旨則又割裂矣愚謂此章珉字賢字是
眼日當其不知我之賢則我不過一珉而已不但不
敢託於諸侯而亦不敢受賜於諸侯周之則受所謂
免死而已者也當其亟問亟餽則不僅偶然之周而
盡養賢之道是不以珉待之而以士待之矣如此不
但亟餽為能養而以繼粟繼肉為能養更必極之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兗

近譬堂藏板

之養舜能舉而後已蓋欲諸侯養賢尊賢是孟子心
事因萬章自託受餽之問而發揮之耳○士自當守
禮君自當養賢所謂並行而不相背也與往役義往
見不義同意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民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異林次崖曰餽與賜所以異者餽是餽送以物與人
也如餽臚餽蒸豚可見賜是賞賜乃因人有功能而
賞賜之與尋常餽送不同註謂周卹之無常數恐未
是下文稟人繼粟庖人繼肉亦有常數

辨按周是偶然卹其空乏與後繼粟繼肉者又不同
故此但曰待民之禮而後則曰養賢之道也皆無常
數而其實不同存疑大謬○以守分言謂之禮以處
事之宜言即謂之義原非二物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未仕爲民既仕乃爲臣方爲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耒爲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按不仕而受其祿則自託於諸侯亦卽諸侯之所賜矣但自託是士欲待上之養賜之是上自頒賜於下故註又解爲君所以待臣之禮○虛齋謂託是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各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分別極清不然上既有不敢託於諸侯之答矣此復於賜之不受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平

近譬堂藏板

問不敢之故幾於復矣故知有前自託或嫌於倨而後賜之亦類於周之意因疑其可受而不知又有有常職無常職之別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函問函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函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

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同大全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道，以勞之非禮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於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會子之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不麾，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辨**按焦顧二說皆不可少，於卒始標使者而不受，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至

近譬堂藏板

前此之拜而受者，非一次矣。非賤也，所以望其悔悟而觀行進之機也。不標使不受，則繆公之餽尚未有已。與其不卒，不若早令之卒。非倨也，因其不能悔悟而斥直道之誠也。○犬馬畜伋，此句已明說出使已僕，僕亟拜意，謂且留至下節者非也。蓋繆公自是，不令臺官來餽，則固已知之矣。不能養，向便含不知，繼粟繼肉之道，帶不能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精義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同蔡虛齋曰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祿辨按偶然周其困乏本非欲養君子則上以君命將下偶拜而受之可也今國君既欲養君子則有不餽不可常餽又不可者章所以致疑也不知養自是常餽無疑但不常以君命將則養賢而不勞賢所以為盡道粟肉曰繼則只是不令匱乏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存疑謂有常數者繆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垂 近譬堂藏板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辭類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使都是義之節曰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

這箇都是簡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
公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
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
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
而解件件割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
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
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
至用賢之用也○蔡虛齋曰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
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辨按孟子於養賢而必說到舉者非蛇足也且須問
國君之養賢者為何以其悅也悅賢者為何豈但養
之而已乎終不舉則養賢盡道亦無箇合煞處此孟
子必舉堯為法

神按不舉而加上位則雖有王公之養亦不可為王
公之尊賢矣固吃緊在後舉然人看後字見養然後
舉作不敢輕舉之意則後字是遲緩之辭為上位地
非為舜地矣反似珠倒賢字惟看後字見不養而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垂

近譬堂藏板

則計猶疎非所以安賢是後字乃慎重之辭全為舜
地非為上位地也益臺高賢字又不抹倒養字方妙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
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費在位之臣不同故不
敢見也

敢見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
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蔡
虛齋曰皆為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
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

與上文士以旂以士之招招庶人。士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者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土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湯霍林曰。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

異王觀濤曰。章旨不重守分。只在自重上發揮。辨按士之所以異於庶人者。以其德也。非以其分也。若不論德而論分。則皆為未仕。皆謂庶人矣。以不肯輕諸侯言。便是義。以不敢見諸侯言。便是禮。可見士之不見諸侯。不是抗節。自高。却是循分。自下。要知自下。即是自重。不可看做兩層。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精義 呂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知則賤。當役。貴君子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 萬章下

番 近譬堂 藏板

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林次崖曰。上曰。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已之禮。下當曰。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失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王觀濤曰。只在一召字。生出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

辨 按不召亦不往見。萬章召之。役則往。役召之。見則不往。見。獨就召上說者。全是以往役。視起來說。見召。役何。其卑。召見。則似尊。於役矣。乃卑視之。反往。應其召。尊視之。反不應。其召。何。其卑。於賤役。而不往。與。人君抗禮也。孟子却謂君以庶人待之。是。不知我為有德者也。則庶人但盡庶人之職。亦義所當然也。君以士待之。是。知我為有德。而異於庶人者。也。則士當守士之禮。而輕已往見。即非義之所在也。即上章以我待之。則不託於諸侯。以賢待之。則必當盡養賢之道。

之意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賢以所行言多聞以所知言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

同蔡虛齋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至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交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

林次崖曰且君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答言君不當召士以明往見不義之意辨按因上召之則不往見之一見字生出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波瀾故下只就君不可召士說其實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堯

近譬堂藏板

君不可召士即士之所自重士之所自重即士之所以守禮始終無二意也○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是疊說句法自在一人身言分明有曰字如何不作萬章答語下曰字又緊接萬章之語而申明之以見其不可召也惟多聞與賢只是一人則賢亦未始非師未聞欲見賢而召之句內亦互有天子不召師句在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國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蔡虛齋曰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自繆公亟見于子思至而况可召與是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

按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但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見以位則何敢與君友以德則但當事我須知以位是置德不論而但論位則子君我臣而不敢與君友耳若友之之云則是以德論矣如此則子雖君亦只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乎緊貼德之當尊師說非徒自抗之辭。○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是就繆公與子思之事而推開言之。○節首亟見於子思便見他能下賢友士處已與召字對針見未嘗召見也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美

近譬堂藏板

猶不可得况可召與。未句與首句亟見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同大全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上赤從周正色無飾○張彥陵曰通節以虞人爲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
異王觀濤曰虞人是旁證終對子思不過兩段引證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之句餘俱輕看
辨按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第三節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况以不賢之招招賢人而可往哉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上之不可往應其召也乎對固不是重子思一段亦然未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異吳孫右曰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招之便是不賢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陸稼書曰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爲說。此亦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觀上章及此章說士處多用不敢字可見。

辨按註云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不賢指人君說。言欲見賢而召之則其君先不賢矣。竟欲招賢人而尚可在乎。吳說謂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將不賢指士如此則不必召而見之矣。與前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相反不可從。○註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敢字可字緊貼招上說。以士之招招庶人是但論各分故曰不敢。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論道德故曰不可若上章及此章前而不取是亦就士人自己守分言今既曰招賢人則是爭道德之時而非爭各分之時故但曰不可往而不得曰不敢往集註之精如此陸說未曾

白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要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蔡虛齋曰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弊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名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要分明○呂晚邨曰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會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辨按不以其道道字雖即禮義然在人君身上說只是不就見不幣聘便是下其道蓋就見幣聘上之禮義也守已不往見下之禮義也雖平日君子所由出入大道講不止於此而此亦禮義中事引詩周道亦作大道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小人句帶引○禮義一物也又皆以所行言而孟子以門與路分譬之者蓋義以處物而制其宜如路之通達者然禮以身而守其正如門之端直者然也

頑按上引子思之事。見君之不可召士。引虞人之事。見士之不可應召。此節見君之召士。便是不以其道。以其無禮義也。士之不肖。應召正以其守禮義。平日之素定者。然也。如此可見君之與士。只有一箇禮義。而君不召士。士不應召。原非有二說矣。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堯

近譬堂藏板

○大全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在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爲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爲士時，則以不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爲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而可以此相律乎。

○按以其官召之，要看出其二字。蓋人君此時非必不爲其多聞與賢也。此節雖是餘波，然亦吃緊。不然則禮義乃拘執而無變通之妙矣。以其官召，亦正與傳贊爲臣句相顧。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在一鄉而至于天下皆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于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呂晚邨曰此章不堤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即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闕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問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卒

近譬堂藏板

友一鄉之善士若云所友亦是善蓋一鄉者則証隨其廣狹說不去當是凡士之在一鄉者皆為所友然依此又有友不如已之嫌大抵此曰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雖以成德者言其所取友亦是聖賢取善無窮之意

辨按此章人都只重善量無窮說見善量無窮故友善之量亦無窮愚謂若如此則談何容易學者也不須講求友鄉國天下善士之道也不須講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法孟子如何劈頭說一箇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蓋於一國然後能盡友一國蓋於天下然後能盡友天下然則不能以善蓋盡鄉國天下有坐以待困耳更何友善無窮之云乎且吾見天下之頌詩讀書者矣頌讀是頌讀至問其能論世否知其人不否則茫然矣而敢遽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耶愚謂孟子此章全是要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詣自家識見品詣到得那一步只友得那一步故註曰隨其高下以為廣狹如自家之識見品詣蓋得一鄉則一鄉之善士我方能知之而友之

不然則他本是一鄉中之善士我先識不得他他又
不脛與我友安能友得也我之識見品詣只蓋得一鄉
士又高出乎一鄉者如何能友他推而天下之善士又高
那高一等底我如何能友他推而天下之善士又高
出乎一國者也是天下少有人物了我之識見品
詣只蓋得一國這也無用又安能友得他林次崖謂
止友善蓋一鄉者則善量不廣友盡一鄉又有友不
如已之嫌總是不明自然符合之理夫一鄉之善士
以盡友之為善量之廣此猶易專若一國皆要盡友
其勢已難若天下皆要盡友豈非勢之不可必得者
乎証所謂廣狹者就隨我之高下言我能友一國非
善士自廣於一鄉能友天下之善士自廣於一國非
以盡友為廣也即下尚論古人之善士自廣於一國非
自頌友讀我之識見品詣到得古人之善士自廣於一國非
那一等得人論得那一等世如自家之識見品詣到得
夷惠纔知得夷惠到得伊周纔知得伊周到得湯武
堯舜孔子亦然此之謂論世以知人而友古人之善
也孟子只是教萬章將自己識見品詣造就到極高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空

近譬堂藏板

地位纔可交遊天下論斷古人蓋實為自家寫照也
○豈無在一鄉之近而實為天下之善士者豈無在
天下一國之中而僅為一鄉之善士者即今人亦未
必盡不如古人古人亦未必盡勝於今人又當通看
活看然只一箇隨其高下以為廣狹盡之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
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

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精義 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友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峰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平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止爲一世之士而已哉。○後來者於千百世之上。立爲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峰胡氏曰人之性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邈。○蔡虛齋曰又尚論古之

朱子異同條辨

五十一

卷十萬章下

奎

近譬堂藏板

人一句兼下文誦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尚論古之人一句如何。古之人言見于詩者則誦而詠之。古之人言載于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知其爲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爲人之實而不徒詢其言也。如此則是能盡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蓋上文言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尚只是一世之上。○張彥陵曰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

異 王觀濤曰論其世只是論世不必添行事之迹。蓋欲知其人宜先知其世。論堯舜之世便當揖讓論湯武之世便當征誅。○陸稼書曰此頌讀在友天下之善士後亦不是尋常頌讀。

按 既曰頌詩讀書矣而又曰不知其人。以只知頌讀而不知論其世也。故知人只在論世論世究亦只在頌讀內而不在頌讀外。蓋徒以詩書視之而不深考其行事之實如何能知人。堯舜之世便當揖讓湯

武之世。便當征誅。此時勢之一端。亦只在行事之迹。內不能包得行事。以猶有不盡於時勢者。此朱子所以斷下行事之迹四字也。亦不限定友天下之善士。後方頌讀當其善蓋一鄉時。已曾從詩書中造就。來雖彼時也。想於頌讀中論世。以知人無奈學力識解不到。如何能尚論而友之。必到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之後。乃尚友得古人而不止。為一世之士。尚論之尚。是進而上論。古人單貼論古。說尚友之尚。見能進其取友之道而不止。為一世之士。通承友天下之善士來。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亾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奎

近譬堂藏板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亾。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觀濤曰。問卿還是問為卿之道。並指天屬之親。

○辨按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不同者。只是親疎之義耳。其實皆是箇卿。則皆當有格心之道。故兩處皆有反覆之諫。須知反覆中有盡誠以感之。明理以曉之。隨事以引喻。而剖晰之。兩處亦未嘗不同也。貴戚亦非於小過不諫。但大過纔不聽。而易位耳。是舉至重大者來說。見其無可去之義。而有休戚之關耳。○細看來。貴戚之卿不必大過纔諫。然小過必要從寬或不盡諫。或諫之而不必反覆。何也。恐以瀆取疎則先失親親之恩。而無以為宗社之地矣。孟子特下大過字。亦自有意。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圓管東溟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見其善養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用為善

羅按既有大過則有易位之理甚至無貴戚之卿可以易位而亦不能保其位者蓋亦多矣易位而更立旁支之賢者以代之則君之位雖易而祖宗傳受之位得以常存此權而得中者也總之位非一人之位而代之位也王惟視位為一身之私物故聞易位之言而不覺勃然變色耳○王勿異也見此中原有正理在雖是慰齊王而即互有正對意臣不敢不以正對見自己素守以正不敢為不正之言雖是自明亦即互有勿異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畜

近譬堂藏板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

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兄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其宗族之賢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萬章下

奎

近譬堂藏板

胙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胙卒，穀梁傳曰：「叔胙，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宜，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不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附按孟子嘗云：「大人格君心之非，人不足適，政不足問，然亦有君身自己，有過而不可不諫者，亦不得執格心之說而全不諫也。諫之反覆，所謂以道事君，不聽則去，所謂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然也。」

孟子卷之十終

